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香溪集卷八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論

周論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
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以復興周道
故陵遲而遂亡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
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
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眷地中有意

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
已社壝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
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哉使成王周
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
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
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於烝
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
西周之據函崤界褒隴耶則以德致人賢於負固而
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豁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邑土

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奧區耶則陲陝之
所和異於偏方而汭洛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
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舄宣王
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
馬宣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
曰蹙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
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強
耶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
陵邪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

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將不衰乎又況周公營洛以爲天下中諸侯蕃屏乎

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然則周遷於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爲失計哉

秦論

秦得兼天下之數而失所以守天下之道阻殺函表終華擁百二之勝以臨東諸侯則秦既有兼天下之

勢矣自孝公以來急耕織以務富上首級以勸戰亦
既有兼天下之資矣於是據關固守虎視而窺周室
有包舉宇內之心然常自計諸侯之地足以五秦土
諸侯之卒足以十秦兵是我雖有兼天下之勢而天
下之勢且甚強我雖有兼天下之資而天下之資且
甚厚我不以數圖之則天下所謂強且厚者將一合
而謀我雖掃境內出吾兵傾困廩轉吾粟猶不足以
救敗而自支尙何天下之兼哉惟秦人於此挾所以
兼天下之數因其數而用其資下勁兵以臨六國常

深懼之而不窮其攻往往拱手以須賂地之入地入
而秦肥秦肥而六國瘠以亡矣此非得兼天下之數
邪彼爲從者曰趙嘗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天下擯秦秦非有畏而兵不出
也計秦之慮以爲六國約從急之則勢愈合交愈締
緩之則曠日而隙生必自相圖可無下兵而從自解
吾且使辨士欺六國而敗其與則我可以得志此秦
所以坐關中之甲十五年不東出也已而犀首之說
用則齊魏趙鬪蘇秦恐而去趙則從約皆解矣秦之

數如此天下蓋不足兼而有也嗟夫權術計數兵
家有之縱橫家有之申商有之八世所不聞聖賢所
不道今秦以數取天下既甚陋又欲以數守之收天
下鋒鏑鑄之咸陽以虞下叛而不知奮白梃者足以
爲戎首焚滅詩書撥棄古文以愚其民而不知溺儒
冠者足以建大號罷侯置守郡縣六服以銷尾大之
禍而不知乘時蠡起者皆窮巷逋亡之匹夫堅長城
以遮胡寇而不知出七首槌屬車者近起於肘腋禁
偶語以防民言而不知道旁觀東遊者謂可取而代

此其所以取天下僅再傳而亟失之也嗟夫得兼天下之數固已與三代之興異矣而又欲以數守之秦之歷年四十爲幸已甚賈生謂使子嬰以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是見秦阻之可負不見任數之速亡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道行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然則三代固嘗得天下以仁矣未聞取天下以數也誼之言曰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取與守不同術也是以秦取之爲

不非也班氏過其說宜哉

六國論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鬪而坐制其敝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於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

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固秦所禱祀而
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
驅之入秦以自敝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也因
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
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
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
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
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戰於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

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
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
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扼腕切齒於齊
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
魏亦且自亡其唇以相侵擾是秦常鬪六國而坐制
其敝也秦所以得鬪六國而坐制其敝者患在六國
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
之說而合爲從暮聞衡人之說而散爲衡從散則離
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爲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爲救

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卬而破之齊趙
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爲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
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爲救而
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間其異心而攻鬪之也若秦
之爲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
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
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
成之以鬪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敝而兼天下乎向
使六國約從計亦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

人無與爲衡而兵惟無出出必犄角攻之秦亦必自
憂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于函谷
而制其敝也秦安得而攻鬪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
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
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妬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
去秦疾遺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
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
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爲秦擒矣尙
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楚漢論

漢高祖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
高祖之命懸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滅何哉籍專爲
暴高祖專爲德也高祖之人咸陽也秋毫不犯籍至
乃火而屠之予以爲楚漢興亡此已分矣籍特挾用
匹夫小勇劫人以假息故後死耳夫以高祖權畧智
數攬英豪而驅御之蓋眞王霸才雖羽百輩不敵也
方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高祖故不用欲
以忿信使亡旣亡而追得之信且以爲死矣反遽拜